

再遇七里香

■陈长蒴

真是意外的惊喜!多年后的今晨,在信息楼沉寂的花圃内,我竟再次遇见了它——七里香。纤弱的枝条上,正悄然绽放着素洁白如哈达的小白花,纯净得一尘不染。

我跨过护栏,小心翼翼地走近它,俯身蹲下凑近细看:细小的枝干、细小的叶片、细小的花朵,若不是眼尖,这样渺小的存在,恐怕真会化作过眼云烟,消散无踪迹,更别提有人会驻足,有人会问津,有人会好好地赏析一番。

此番静默的遇见,如清风似明月,是再见亦如初,令我回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清晨。那时我骑着自行车绕过信息楼,不经意间余光一瞥,捕捉到白色护栏边角那一隅不起眼的一抹红心,跳跃的红,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当即停车,回走几步,蹲下身来凝望好一会儿,大为欢喜。那次喜悦诚如后来我为它挥笔而成的小诗《七里香》所言:那裸露的/小小的红/像眉心痣般俘获了我/像杰伦七里香初恋的味道/像清风吹过竖琴发出的曼妙/散发淡淡的香甜/不舍吞下它的芬芳。正是这一抹红的奇缘,让我初识七里香,自此,它不起眼又缥缈的芬芳,便烙印在我记忆深处。多年世事变迁,都不曾忘了它的美。

当年初遇的是它的玲珑心果,而今重逢的却是圣洁的白花,时光流转,花实更迭,怎能不让人心旷神怡?瞧它一小朵、一小朵的有杏仁核大小,娇小精巧宛若花样年华的少女。花色是清清爽爽的白,是透透彻彻的白,纯粹得不掺一点杂质。阳光似猫儿慵懶地爬上它深绿色的叶片,在厚实的叶面上流转着釉质的光泽,愈发衬得小白花晶莹剔透,似碧蓝晴空下游走的一团团洁云,像青青草原上自在漫行的群群绒羊,又像黛青远山暮色里覆盖的皑皑柔雪。忍不住低头嗅闻,浅香入肺,瞬间涤荡胸中的愁苦烦闷,心,须臾间温柔再温柔,仿若柳丝拂绿水,蜻蜓立荷尖,一派安宁澄澈。

环顾四周,更令人心生惊喜。大青榕虬根厚突的缝隙间、护栏内外逼仄的边角处,甚至鹅卵石行道坚硬的夹缝里,竟零零散散地还有好几株七里香。它们或奋力向上冒尖伸展,或亭亭玉立迎风招展。小胳膊小腿的七里香,小小的生命看似势单力薄、弱不禁风,无依无靠各自为营,却不想骨子里是天生的倔强。它笃定想落在哪生根就落在哪生根,想在何处长叶开花便在何处长叶开花。它们不曾想过要长得威猛或者高大引人注目,亦无意让花开得艳丽夺目去取宠,更不曾在意是否有人经过多看它一眼,或评说几句。旁人的来或者不来,知或者不知,都与它无关,七里香真真是寂寞开无主,为有暗香来。

天地之大,自有它的定数;万物生长,自有它的自在。七里香享受着它大道无为的恬淡,而我亦享受了它带来的欢喜盛宴。

放学后的故事

■陈志贤

多年以后,我偶然回想起高中那堂语文课。黑板上那几行粉笔字,写得极工整,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——“放学了/他俩只是走在一起/走在一起/便成了一道作文题……”粉笔灰簌簌地在午后温暖的光线里浮沉。那是夏日的一堂语文课,老师转过身,用我们从未听过的、深沉叹息的调子,念完了汪国真那首《感叹》。彼时的窗外,梧桐叶子正绿得晃眼,蝉声一阵高过一阵,把整个夏天喊得空旷而悠长。

小时候的“放学后”,是一扇猛然被欢乐撞开的门。光泼进来,风涌过来,整个世界忽然从方正的课本里挣脱,变得辽阔而轻松。书包在肩上一颠一颠,像极不安分跳动的心。路可以走得很慢,饶有兴致地看蚂蚁搬运半片饼干屑;也可以跑得飞快,只为追逐一只断线的风筝或是纸飞机。巷口飘来马蹄酥和油煎饼的焦香,和小伙伴为一张香烟壳争得面红耳赤,转眼又因一只蜻蜓而和好如初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,长得足够装下所有的秘密、怅惘,以及没头没脑的欢乐。那些“故事”,是泥巴糊满裤腿、“不走寻常路”的探险,是单车飞驰、奋力冲过小水坑的得意,是偷偷分享一颗话梅糖时挤眉弄眼的默契;也

是独自面对空旷麦田和一缕炊烟,第一次觉察到的浩大的孤独。

而如今,我从老友的茶盏边听到的却是另一个“放学后的故事”。铃声不再是解放的号角,倒像一声精准的发令枪,将孩子们如风筝般有序地“折叠”起来,塞进等候已久的车里。风筝的线不曾松开,只是从教室的窗棂丝滑牵引到钢琴键、奥数题与英语听力里。窗外流动的街景,不过是屏幕上一连串黯然褪色的背景。那道作文题——《放学后的故事》——让语文老师也哑然失笑。故事?放学后哪有什么故事呢?只不过是有一座“山”赶赴另一片“海”,所有的跋涉都在既定的轨道上,连喘息都仅仅是计划表中的某个空白单元格。

于是想起有篇文章里那个令人心悸的比喻:从前的孩子,委屈是一阵风,在放学路上追打笑闹的汗水中,在并排单车掠过的晚风里,不知不觉就吹散、晾干了。如今的孩子,委屈是一块沉默的石头。它沉甸甸地落在轿车的后座上,与驾驶座上关切又焦灼的追问又隔着一道透明的屏障。心事在胸腔里翻滚,却找不到一个出口,因为出口那头,可能连着“不够努力”的训诫,或“何必在意”的开解。石头便一块块垒起来,垒成一座晶莹而脆弱的城堡,纯净得宛如深山雨水,却又孤独得让人望一眼

便心生寒意。

此刻,郑智化那沙哑的嗓音,仿佛又从时光深处浮现:“星星点灯,照亮我的家门……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……”我们那时哼唱,是青春里一点故作深沉的迷茫,一点对远方的懵懂眺望。而今再想,那歌声里祈求的,不过是一点自主的光亮,一点可以自己跟踪探路的黑暗。那灯火应是孩子自己擦亮的第一根火柴,光虽微弱,却真切地烫着他们的指尖,照亮他们自己选择要去看的那一片世界。

把“放学后的故事”还给孩子们。还给他们一段可以无所事事、让影子慢慢爬过墙根的时间;还给他们一个可以偶尔绕远路、只为看一树花开的机会。让生命的细雨和风暴真正落在他们的肩头,而不是只从温室透明的穹顶上划过。唯有这样,那些被折叠的光阴,才能重新舒展成一片旷野;胸膛里沉默的石头,才能在不断奔跑与歌唱中,风化、崩解,融入大地,滋养出真正坚韧而丰饶的心灵。

但愿当放学的铃声再度响起,它将成为一篇真正的故事的序章。风筝的线头,会回到那双微微汗湿的小手里。风的方向,由他自己来辨认。而我们要做的,或许只是站在不远处,目送那小小的身影,跌跌撞撞地,融进一片灿烂而未知的夕光里。



视觉中国

生活与活着

■徐健兰

夜幕降临,独坐窗前,一阵凉风掠过,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冬天来了,又到了添衣保暖的时节。

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晚,晴暖的日子也分外悠长。天气晴好,日子便也过得惬意自在。每天还没到下班时间,就有学生兴冲冲地邀约,盼着放学后一同打球。篮球于我而言,实在陌生得很,最多不过偶尔投中一两球,对比赛规则更是一窍不通。但在孩子们眼里,我是规则之外的例外,他们总说,我不必遵守所有条条框框。这份格外的宽容,便是他们赠予我的别样的爱——在他们看来,一同打球的欢声笑语,远比刻板的规则更为珍贵。

周末闲暇,我会买回五花八门的食材,带着孩子在家中尽情折腾:泡椒凤爪、香甜奶茶、精致寿司……一番忙碌后,铺上野餐

垫,约上闺蜜,带着孩子们寻一处幽静草地,共享亲手制作的美食。青草的芬芳弥漫在空气中,将一周的疲惫轻轻涤荡。闲下来的时光,跳跳舞、唱唱歌,让音符的浪漫在四肢百骸间流淌,嘴角不自觉地上扬,这是青春的力量在心底浅唱。

秋去冬来,岁月悄然在眼角晕染出生活的韵味,那是生命之神馈赠的礼物,也是人生舞台上一次次绽放的精彩。朋友对我说:“要把每一天都当作第一天来活,去寻新发现,去赋新意义,否则人很容易就老了。”我笑着回应:“容颜可以与岁月共舞,心灵却能永远年轻。在我心里,我永远都是十八岁。”

曾几何时,我羡慕过许多人。羡慕寒冬里,有人为他们披上厚实的棉袄;羡慕寒风中,有人为他

们筑起抵御风霜的壁垒……直到后来的某一天,我忽然明白,自己为自己披上的棉袄,更知冷暖;自己亲手筑起的壁垒,更有温度。不必羡慕任何人,活着或许满是疲惫,但生活永远温柔且美好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